

新 世 界

哈爾濱道外正
陽十六道街
自動電話
膳房二四四一
飯店二四四二
旅館二四四三
辦公室二四四四

有什麼痛苦過這周嫂的一切了，有什麼難題逼了這嫂人的情緒？他焦灼得有些無法惟悴了；他還有些畸形的反感家人已不能不對他說及反婆婆愛有些不以爲先了，對自己的面孔越來越覺着厭惡動些不知從那兒幻變得來的惡言；堅決以前來的家了，他覺得這黑黯的魔是越法越的變得利害了！他感到了害怕；感到了孤獨孤獨還是得法了！他愛着：

又一個年裡夫再回來的時候對自已也變樣了！一切的動作都是在命令着，感情在一層層的隔障裡，又好似越法生疏了，她依然是靜靜的無聲的忌憚着！心事！家裏人那裡能知道呢！

真是的信息是毫無線索的香芒！

她總是寄食在她這個名義家中一樣，夫夫婦妻愛愛泊泊，其他的人也沒不把自己已畸形的看待，雖然他熱烈的希望却也有時消遣而輕忽了！這樣事情她只是在車軌的夢一般的路上看着；家和她的處出來有什最感，她也只好知道自己可憐，然而情却形成了這樣模模糊糊法來挽救；挽救的話也覺得是違背自己的心；怎能自己相矛盾自己呢！心是我愛的人的，雖然身體還來給他們了！

上、吳顯曾人物，字光宇，爲鏡汀之介弟，紹興人，亦當代畫家之一也。中、王曾濤寫意英雄之概，君客燕京亦知名之作家也。此幅曾展於藝術大會，曾濤曰：『山水畫凡一先生作品，其大者必名本利且實尤爲寺則影響者。』

右，六
才句，
早醫了

歡迎之到。

哈爾濱道裡石頭
道大街西頭路北

電話
二二七二
六二四九

那是「具體方體」地險，和着兩道深狹的地闊；雖然惡感了一丈夫惡感了「我」都是爲了什麼麼？我幾幾年拿心伏體體地酸酸，變態惡感了一丈夫惡感了「我」都是爲了什麼麼？以爲刻久地過去了！然而不一就有甚麼又來呢怎麼變了！他已是有了夫人了！——時代變了！並且還有了一個寶貴地孩子——是故故意地忘棄了我啊！只是可恨「我地青春」現在有什麼？」

他愕然了！呆呆地好像失了神站在了柱杆頭上望着綠絲絛浮霜白雲地春天。——是——
一個美地時候夜裏哥哥回來了！一天地地迷迷地情情在美地中混是一個當官詩意地秋
柳林深地時候我——來了！——天地地空過去過了！兩年地——過去——三四年地——
爲了什麼麼逃到地呢？過去地只是——流流過去了一變！他好多時候清醒來——連帶地走地
到了——滋潤潤一分地過去地——過去地——過去地——過去地——過去地——過去地——過去地——

· (前以牙釐)



(後以牙鑲)

牙醫亞陸斯其醫治各國齒病並鑲補美與磁金
牙鑲不退色已有二十五年經驗從無能與之競
爭者欲求年青及美觀者請速往該處醫治打
應診時間午前九點至一點半午後三點至六點
(地址)道裡外國三道街七號中央大街拐角孔
氏洋行對面

牙醫師 亞陸斯其 亞陸
電話四八四一

請到東和利去

一般仕媛准能滿意

梁炳周作

[illegible]

角涼露滿街的時候才無意識的睡去！

1

好講閩門是非

非便是傷害理。

●分科治療
●住院隨意

哈爾濱南崗山街
道程電話六七九二

右 爪哇名所——麥拉畢火山

了。母

的陽光照在老樹的梢上月明拉着常常的影子向前一步一步地繼續地做了下去。

隔一回首遙望見遠遠的柴門，那種還倚着一個粗糙不平說不出來是酸是苦。幾間矮小的站房影影綳綳的在前面跳

月明今

親在那裏前仰後合地打着盹。燈也漸漸的暗了下去。指尖刺了一下。他猛地裡睜開了昏花的老眼撥了撥。不出來是喜是憂。好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總要想回。覺得渾忽忽的難受。回轉頭來兩滴清晶的淚流到了。靜好似興盡了似的大踏步走了下去。

【未完】

